

0407

姜堰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姜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娄烦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娄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

王善清

封面设计

段凡友

娄烦县史资料

第三辑

娄烦县教师进修校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高君宇与《今生》月刊……转摘社会科学报(4月20日)	(1)
红军东渡在娄烦播下的革命火种……褚培文	(2)
日寇在马道沟的暴行……冯象协	(9)
日寇在罗家岔烧杀二、三事……李效贤	(10)
日寇扫荡大夫庄的罪行……郝成芳	(12)
黑疙瘩岩战斗的回忆……冯象协	(16)
水峪事件中群众的作用及善后工作……任 广	(19)
牢记这笔血债……张贵桃	(22)
疙徐沟炸弹厂始末……	
……阎脸儿、景正忠等口述郝晓峰整理	(26)
血泪斑斑的回忆……王二毛等口述、郝崇岗整理	(33)
附：日本战争犯罪者石冢鹤雄的手记……	
……转载太原文史资料第九辑	(41)
晋西北第三中学迁校中的一场遭遇……刘斌英	(43)
抗战中的游击学校……周存仁	(46)
静乐县“新民会”的真相……褚平安	(49)

回忆一九四三年静乐整风运动	阎 门 (56)
抗战初期的娄烦运销合作社	段再兴 (66)
娄烦军民抗日事迹的几个概略统计	郝崇岗整理 (68)
革命烈士李祥瑞青少年时代的两件事	李时雨 (69)
苏桐凤烈士简介	苏玉峰整理 (72)
冯化恩简介	文史办 (74)
对我兄毓兰的记述	尹毓秀 (76)
娄烦县已故知名中医简介	李时雨 (82)
回忆母校——娄烦第二高等小学校	李润宇、阎门 (85)
事变前娄烦商业的概况	郝成芳 (96)
娄烦官盐店始末	郝成芳 (112)
娄烦镇古会庙戏的回忆	王统承 (116)
介绍元好问的诗登《龙和山》	李国成 (120)
娄烦考索	选摘辞海历史地理 (121)
编后记	(122)

高君宇和《今生》月刊

一九二〇年五月，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秘密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创办了《今生》月刊。它没有署上编辑者姓名，但《本刊启事》却注明，“有与本刊通信

（一）关于编辑的，请寄交北京大学第一宿舍高君宇君；
（二）关于发行的，请寄北京国立法政学校连铁珊君。”这就说明高君宇是《今生》的实际编辑人。高君宇为《今生》定下的宗旨是：介绍新思想和讨论社会问题。他又在《创刊语》中阐明：“我们很相信我们——《今生》底作稿人——底努力是很薄弱的，但我们却十分相信我们为了努力的‘赛因斯’先生和‘德谟克拉西’先生等都是最强健不过的。我们不敢希望我们底努力好似‘太阳之光’，我们只希望他是个深夜叩门的声音，把许多在病的社会里沉沉睡着的弟兄们，在黑暗里唤起。”

高君宇用高尚德的本名在《今生》发表题为《学生自身底文化运动》论文，对“五四运动”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内唤醒了沉睡的中国思想界，对外则使中国人民重新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文章还着重对“五四运动”后的学生界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方法还存在着种种不正确的地方。对此，高君宇在文章中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开出“药方”，并说：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每个人都应该改换“我们自己底‘人生观’”而“新人生观底条件，应当是真实的，为人类谋幸福的，奋斗的，重视艺术的。”（《社会科学报》4月2日童年稿）

〔摘自87年4月26日文摘报第411期七页〕

红军东渡在娄烦 播下革命的火种

诸培文

一九八六年己丑，正是红军东渡五十周年，为此我特意撰写这篇文章，回忆纪念这个伟大难忘的日子。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到达吕梁的中阳、孝义、汾阳等县（地区），由杨尚昆等同志指挥一部分红军经文水、交城、岔口镇到达娄烦时是农历三月初三日。在娄烦住了四五天，红军的宣传队，一边写标语，一边向群众进行宣传。所宣传的是娄烦附近常家坡、南沟等村的群众。有一位十九岁的红军营长告诉大家，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解放穷苦大众的队伍，穷人要想翻身求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官僚阶级，打倒蒋介石、阎锡山，只有如此才能取得胜利，将来过幸福的生活。当时号召青年人踊跃参加红军（当时常家坡有三人参加红军）。当红军营长看到听众中有一个十一、二岁穿的破破烂烂的小孩时，便问大家：“这个小孩家里很穷吧？”众答这个孩子是常家坡人、他家很穷苦，靠他父亲给地主放羊维持生活。这位营长当即将身上背的几丈白布给了小孩。同时又问小孩：“你敢反对和打倒地主及反动势力吗？”小孩答：“我敢，等我长大团结组织穷人去打倒地主和欺压穷人的坏蛋”。红军还给贫苦群众分发了衣服被褥和吃的东西，并将阎锡山统

管了多年的官盐店打开，把食盐分给群众，离娄烦三四十里路的群众都来背食盐。群众高兴的说，红军好，红军好，红军来了地主老财夹着尾巴逃跑了，咱穷人要彻底翻身了。

红军虽然在娄烦住了四五天，但给老百姓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不断生根开花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青年踊跃参军。仅娄烦地区各村青年报名参军就组织起廿几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这支队伍大部分补充了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开赴河北省开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小部分补充了决死四纵队，还留少部分在当地开展游击战。在艰苦的岁月里，英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这都是与红军东渡的影响和教育分不开的。我在这无数的革命事迹中特别讲讲编村村长吃狗屎与“左连成告状”。

一九三九年正月廿几日的一天，常家坡编村村长（当地称“南梁王”）的冯象吉派村警张××到雷家庄村要谷草去，间长王明则没有按时把草要到，村警回去报告说拒不交谷草。于是村长带领村警立即到了雷家庄村找到间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来就毒打，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这里，将村长和狗腿子围起来，质问道：“你为什么打人”？村长答：“间长违抗命令，拒不交谷草”。这一答激怒了群众，如潮水般的涌向村长，以王三则、王三丕为首的两名青年喊道，大家不能放走这狗杂种，打死他。群众埋藏已久的怒火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拥而上，十几名青年有打村长的有打狗腿子的。此时有人说，不要打死狗腿子，教训他一下就行啦，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狗仗人势欺负百姓。把村长给打死算了。于是大家仇恨都集中到了村长身上，王三则的鞋底全部钉着钉子，他脱下两只

鞋左右开弓朝村长脸上猛打，打得血流满面，村长正向群众求饶，有一青年抓一把狗屎给他抹到嘴里，接着又一妇女拿不净布带给他擦脸上的血。以王三则、王三丕为首的几名青年决定将这狗杂种拉到山沟里打死，如果死在村里怕给村里带来麻烦。其间有人说打死这狗杂种后咱们该怎么办呢？对方答咱们找红军去。有人说，红军在那里呢？对方答：“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呀！万一找不到八路军就是 我 俩（王三则、王三丕）死也是情愿的，只要能为民除掉这个大害，我们就满足啦”。结果村长被打死了，大家都回村去了。其实这家伙并没有死而只装死下啦，连夜爬回村公所去，派书记（会计）连夜到县政府“三元村”报告了上述情况、要求县长火速派人到雷家庄捉拿“凶手”。县政府派出十几名警察第二天将雷家庄村包围起来，捉了有关人员九人，王三则、王三丕已跑了。

此事发生后，来了一个视察员，叫王兴武，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人很进步，要群众派代表去告村长的状，并说大家不要怕，我负责递状子。

已有十五名群众代表递上了状子。那天，这些告村长的代表都集中在娄烦镇东门外的德泉店内，正在议论这场官司如何打。其中有个人这样说，村公所住在常家坡，而村长所干的一切坏事又都是在雷家庄发生的，现在坐监狱的人是雷家庄人，然而常家坡有钱有势的人和村长不是亲友，便是相好的，这些人是不会去告状的，而穷人又不敢去告，此事必须有常家坡人去告状，才能取胜。

在这众说纷纭之际从门外走进一个外号叫做山东侏子的小孩来，聚精会神地听议论。大家的目光投到小孩身上，并

问：“你来干什么？”小孩说：“听你们讲话。”这小孩是常家坡村人，从红军东渡来娄烦后，他听了红军的宣传教育并分享了不少衣服、布和食盐，从而懂得了不少道理，尤其后来他经常和牺盟会的人员在一起，受到了锻炼，敢于斗争。大家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告状的依托，问小孩你敢和我们一起去告村长的状吗？侂子说：“你们敢告我为什么不敢呢？”大家立即将村长罪恶向他一一作了介绍：

1、利用签发通行证（路条）的机会勒索群众钱财。

2、拿上合理负担款贩卖大烟土，无钱交不上合理负担的，就到观音庙里坐班房。

3、群众把谷草给骑兵送去，然后骑兵军给群众发回食盐来，村长偷放一半，另一半掺入汾河沙于给群众。

4、村长与寡妇通奸。

小孩听完之后来到牺盟会娄烦区分会（尹家西门祠堂），将以上情况给牺盟会的同志们说了一遍，众说：“这是关系到雷家庄九个群众性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民除害。并将公堂上法官审问的程序给侂于告述清楚。”众问：“这些你懂得了吗？”小孩答：“懂得。”诉状是由牺盟会的贺本堵同志写的，小孩拿上诉状回到店里给大家说了写诉状的经过，大家说太好了。

一天县孩府派法警拿着传票，传十六个原告人到县衙（三元村）。审问一开堵就叫王理保，承审员问：“你为什么告村长状？”王将村长的四条罪状一一回答一遍。紧接着叫其他人上堂，每个人都是如此回答，第六个叫小孩上公堂，小孩和大家一样一一回答了承审员的问话。审问从上午直到下午用了多半天的时间，第一次升堂就这样结束了。

公堂院内外围观的人很多，对侏子赞不绝口，说真不简单。一个小孩就敢上公堂告村长的状，真是胆量够大啦！有的说胆量大的人从古到今有的是呀！历史上“左连成”一十二岁告国太，长大成人还要告朝廷。常家坡的这小孩也是咱们地方上的“左连成”。从这时起群众又送给小孩一个外号——左连成。

如此审问连续进行五次之多。第二次只审问小孩一人，小孩又将村长的四条罪状一一作了回答，进而陈述到：“请你相信我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承审员非常严肃地问小孩：

“村长与寡妇通奸你知道吗？”小孩答：“我知道。”承审员又问：“你见过吗？”这一问小孩答不上来了，承审员拍响了第一次、第二次惊堂木，这时小孩想这是与十六个人的命运和九个人的生死悠关的大事。不等惊堂木再响，当机立断抢先回答：“我没见过通奸”。承审员追问：“既然你没见过通奸，那你根据什么说他们通奸？”小孩答：“因为这是两个人办的事谁能见到呢？村长有他自己办公的地方，而寡妇是个妇人人家，他们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可是村长白天晚上都到寡妇家，有时不走大门还爬墙头，这不是通奸又是干什么呢？如果真是办好事，还用鬼鬼祟祟的行动吗？就是你老先生回家睡觉去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你们睡觉的样子吧。”承审员无奈，只好说：“那就算了。”一阵紧张的对话结束了。

第三次审问，冯象吉和小孩上堂，承审员审问冯象吉：“常家坡这小孩告你与寡妇通奸是事实吗？”冯答：“老先生请你不要相信这小孩的话，他是我们编村有名的赖小子，他满口胡说。”小孩急插口说：“我一个小孩万万不敢胡说，句句是实话。”村长着急道：“好你这个赖小子，你说我

与寡妇通奸有什么证据呢？”小孩不慌不忙地说：“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天未亮，我到街上拾粪去，路过寡妇大门口时，从厕所墙上爬过个黑动物来，我手执拾粪铁锹正要打时，原来是村长，你不是通奸是干什么！”至此承审员气急败坏地宣布退堂。暗地将冯象吉留下，要他设法将原告的那些条款给否定了，最重要的是有否办法将这小孩的话否定了。村长说：“有办法”。于是连夜回到常家坡村将五个闾长叫来三元村，让他们联名告这小孩的状。村长和五个闾长把一切材料都准备妥当了，单等再次升堂见高低。

第四次审问常家坡五个闾长和村长。承审员问：“这小孩告村长签发通行证要钱，食盐内掺沙子，拿上合理负担款贩卖大烟土都是事实吗？”闾长们齐声回答：小孩不懂事“全是听坏人的话胡说的，决不能相信这个小孩的话。”承审员又问“为什么？”众闾长答：“在我们村数他家穷，他家既不是“二十等”富户又不出合理负担，他家没交过谷草，又没吃过掺沙食盐，也未到观音庙坐班房，因他年纪小出门不需要带通行证，所告纯属胡说八道。”承审员将上述事实与小孩进行了对证。小孩承认众闾长所说是事实，承审员大怒将惊堂木狠狠一拍，并说：“既然你没经过这些事情，那么你告村长的状就无根据了。是谁让你告村长状的，要从实说来！”围观的群众也为小孩处境着急，小孩慢条斯理地回答：“是的，这五位闾长讲的完全是事实，而我并不是因为我家吃了亏，才告村长的状，是全编村的群众都吃亏，都受害呀！我是为群众抱不平才来告村长状的。”这五个闾长气急败坏的说：“全是诬告！”小孩一面申诉自己的理由，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白布包包并展放在承审员面前说：“请

老先生看：凡是交不上合理负担的坐过观音庙班房的吃过掺沙食盐的及领取通行证出铜元的人都在上面签名并按有指印。”承审员将比展示於村长和五个间长看，并问：“这上面的人是否全是你们的村民？”他们说都是我们村的村民，承审员说：“既然是村民，那此案就该结束了。”公堂上静默无声。

最后，十六个原告和村长及五个间长都被传上公堂，承审员宣判道：“常家坡编村群众原告冯象吉四条错误经本堂数次审问完全属实，现将县政府看守所关押的雷家庄村王明则等九名百姓无罪释放，冯象吉身为政府村长不务正业，办了不少错事，决定给予撤销村长职务的处分。”正义申张了，群众抬起头来了。

（作者是太原市机电设备公司离休干部）

日寇在马道沟的暴行

冯 象 协

一九四一年冬，从静乐出发的一百多名鬼子，到马道沟一带进行扫荡，刚扑进马道沟村就遭到我游击五中队的机枪扫射。我方与敌人激战时不太长，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敌人抓到村民崔玉全和崔银桃二人，对他们进行拷问，崔银桃年老口吃回话迟钝，被敌人枪杀身亡，崔玉全幸免。接着捣毁了老百姓家的很多门窗和家俱，两圈山羊全被刀杀，猪和鸡也损伤不少，还赶走八头耕牛。

敌人在通往王家崖的沟道里，见一个老汉与一个年轻妇女领着孩子赶路，上前拦住，用刺刀威逼污辱年轻妇女，老汉恨这些野兽，伤天害理，于是忿忿自尽。同时抓到冯林全，问他县政府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敌人用枪托打，皮鞭踢总不说，随后连捅二十多刀，被捅死。敌人觉得无所收获，于是对给他们带路的小四子（冷南村人）、×××等两个老百姓也不放过。问他两个县政府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咆啸起来：“通通的，杀了杀了的！”两人各挨十多刺刀，惨死在荒野。

（作者是离休老中医）

日寇在罗家岔烧杀二三事

李效贤

一九四〇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即米峪镇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八路军七一六团一部正在罗家岔整装待发，忽闻敌机声，部队群众迅速隐蔽。霎时，日寇战斗机两架飞临上空，盘旋几圈后投弹四枚。在火光和爆炸声中，敌机俯冲扫射，当时有苏有灯、苏初元叔侄俩躲藏不及，中弹倒地，成了日寇暴行的牺牲品。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寇七百多人，由静乐出发，上午十一点进入罗家岔后，四处搜抓外逃群众，声言皇军要开会安民。当时我担任都交曲乡政府会计，在敌人进入罗家岔前，身背帐簿、单据、公章，逃到寺沟梁，后又回到东沟掌，看到全村七十多人都在这里避难。日寇四处搜查，共抓走群众十三人，有李来为、尤光则、尤狗咬大、苏正月保、左士情、郭春祥、苏闹年、温米换、王拴定、王交其、司三才、苏祥全、王月贵等。傍晚时分，敌人将十三名群众拉到南河滩，让他们一列跪倒，然后一个个拉起来。敌人喊着叫着，用刺刀朝他们身上乱刺，其中有十二人每人身刺六七刀，悲惨死去，只留下王月贵一人，让他第二天背武器带路。

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敌人走至方山县疙洞镇时，王月贵乘敌人不备逃脱。他从一箭岭翻山，顺小蒜沟回到村里，说敌人又返回来了，沿途烧杀抢掠很厉害。那一天正是

冬至节，人们听说后，也顾不上吃冬糕，一时全村逃躲一空。谁知诡诈的敌人并没有走一箭岭，而是改道从周家沟翻山去偷袭杨湾村。当时杨湾村住有我八旅伤病员，结果有十几名群众和伤病员也被敌人活捉杀害。

（作者是离休老中医）

日寇扫荡大夫庄的罪行

郝成芳

大夫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屡遭日寇蹂躏的重灾区之一。它座落在三岔路口，静乐、娄烦、东村和马家岩等炮台的敌人，到天池店、米峪镇和罗家岔一带扫荡，都要路经此地。他们每次出发过路时，都要骚扰，见人杀，见东西抢，放火烧房屋，返回后又继续进行罪恶活动，使百姓不得安宁，时常提心吊胆，无法生活下去。

记得，从一九四零年农历正月十九至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初九，日寇在大夫庄先后骚扰六十五次，烧、杀、抢，真是无恶不作。一百多户的村子，就杀死三十二人（男二十四，女八人），受伤致残三十一人（男十八，女十三），烧毁房屋四百七十六间，窑洞一百一十六眼，还抢走大牲畜一百七十二头，衣服、被褥抢走和烧毁三千多件，其它如棉、麻、布、首饰、桌柜、银圆、钞票等就不计其数了。对这些残无人道的刽子手，老百姓恨之入骨。

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实行的是怀柔政策，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诱胁民族败类，当上汉奸走狗，为他们效劳。然而到后来就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残害百姓。

下面，就是日寇、汉奸在大夫庄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滔天罪行：

一、一九四零年农历十月初一，日寇进犯大夫庄，在村内到处烧杀、抢掠。当时村后场面，庄稼堆在场上还没有打完，敌人便放火烧成灰烬。在村内户家，敌人三五成群进到